



美妙的奥秘

■钟平（重庆）

兀自孤独，像一叶小舟
在这既没有光
也没有岸的空间里
此刻的安静如此坚实
万物低语
神，独自打坐诵经
忽有一丝微风吹过
影儿在心里晃动
我沉浸在这美妙的奥秘之中

生日快乐

■佩英（新西兰）

赠你何礼？
世间万物，我们皆曾得失——
两条裸奔的河流，裹挟泥沙与水草
携渴望自由之鱼，逆流而行

截下我的一段河床吧：
湍急处，你可停泊、盘旋，可转身
我将甩出白色泡沫掩护
护你冲破礁石暗流

我所拥有的，你都拥有——
相似的流水
摄受万象的波面：我们的眼睛
跳动的心脏，求索的魂灵
路漫漫，共历昼夜冷暖，风霜雨雪

再赠你一枚鹅卵石
她温润如玉，在日复一日的冲刷下
坚硬如钢
有一日，若你需要，她会奔赴——
你只需掀起狂风巨浪，她能
破釜沉舟，击水三千

想家了

■柯真海（贵州）

家还剩下住房，一把锁和一笼火
婚床上落满灰尘。
天黑以后
木讷的我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没有亮灯。
孤独是眼睛里的
夜黑
把墙上泛黄的照片，还有
年轻时的激情与欲望
覆盖，淹没，稀释。
——雨声点点滴滴
与挂钟的行走里应外合。
门前行人绝迹的路
穿过夜雨，抵达五十公里外
一个名叫格宝山的墓园
此时，父母的坟茔也——
正静卧在雨声里……

我可以忽略山的高度

■未然（江苏）

我可以忽略山的高度
至少，不会摒弃自身的卑微

卑微，有时，也是一种
抒情的骄傲

高度，适合仰望，犹如涟漪
适合惊叹，亦可忽略
却，不敢忘却

我卑微地活着。因为我深谙
山的高度，我永难企及
而沟壑密布的人间啊
是我，挣扎着的
永恒、静寂的
道场

责任编辑：叶桂秀
编辑：王晓军 胡全旺
冯开俊 金 松

兰州寻迹左宗棠

■ 马明（云南）

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洒落，城际高铁正驶向兰州。我对身旁的刘老师说：“终于要见到左公的兰州了。”刘老师将目光从窗外收回，指尖依然停留在那本翻开的《左宗棠在甘肃》书页上，眼底有光：“这一路，我们要走的路，都是左公走过的路。”

走出车站，兰州的风裹挟着黄河的水汽扑面而来。这座西北古城，比我想象中更加厚重苍茫。出租车司机听说我们要寻访左宗棠遗迹，顿时眼睛一亮：“左公啊！我们兰州人都记着他呢！”不等我们报出手机尾号确认订单，他已经滔滔不绝地讲起左公柳的故事。

第一站直奔中山桥。站在“黄河第一桥”上，黄河在脚下奔流，对岸白塔山巍然耸立。我抚摸着桥栏上斑驳的钢铁，恍若触摸到历史的脉搏。导游阿辉曾说，这座桥是左宗棠的遗梦——当年他任陕甘总督时，目睹百姓渡河之艰，曾有意捐资设基金以促成此事。二十多年后，梦想终成现实，继任者从德国购进钢材，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钢铁黄河大桥。

在桥头的石碑前，我一字

一句地读着那篇近800字的《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》。碑文虽为后世所立，但1909年的往事仿佛随着墨迹沁入石头。突然雨点骤落，我们匆忙躲进桥头的黄河桥梁博物馆。馆内正中，左宗棠的铜像巍然屹立。雨水顺着玻璃窗滑落，仿佛时光的泪痕。1873年，62岁的左宗棠就是在这里望着滔滔黄河，萌生了建桥的念头。而今，他的梦想以钢铁的姿态横跨大河，见证着一个民族的坚韧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们来到甘肃贡院旧址。这座左宗棠于1875年亲手创建的科举考场，如今静静地矗立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内。贡院仅存“至公堂”，那副著名的楹联虽然漆色斑驳，却依然遒劲有力：“共赏万余卷奇文，远撷紫芝，近攀朱草；重寻五十年旧事，一攀丹桂，三趁黄槐。”

我站在廊下，仿佛看见左公当年在此谆谆教诲甘肃学子。那时甘肃读书人要赴西安赶考，往往历尽千辛万苦，“十之七八”因路途险远而放弃功名。左宗棠痛心疾首，力排众议创建贡院，让甘肃文脉得以延续。自贡院建成至科举废除，甘肃

中举人数超过之前两百年之和。至今，当地文化人仍感念左公的开拓之功。

午后阳光正好，我们步行至甘肃省人民政府。明代肃王府、清代总督署、民国省政府，这片土地历经六百年风雨，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未改变。现代楼群前，那座古朴的皋兰门静静伫立，门柱上便是“甘肃省人民政府”的牌匾。视线掠过现代标识，“陕甘总督署”的威仪仿佛仍镌刻在门楣之上，令时光在此凝固。

最动人的相遇在五泉山。我们特意去看那棵著名的左公柳。虬枝盘曲的古柳已有150多岁，树干虽已中空，树皮却依然顽强地支撑着参天树冠。新绿的柳丝在风中摇曳，仿佛还在诉说当年的故事。

1874至1875年间，左宗棠西征途中，命将士“自泾州至玉门，夹道种柳”，连绵数千里。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荒芜之地，从此有了江南的绿意。如今西北大地上，左公柳依然傲然挺立，正如左公精神——坚韧、务实、心怀苍生。

在五泉山腰的左公祠，我



水云间 摄影 | 颜泽沅（湖北）

雨夜

■ 何常灵（山西）

刚入中伏，小镇这几天燥热无比，蝉鸣沙哑着嗓子撕扯着凝滞而沉闷的空气。在小镇中部，老阮家的门店紧贴着街道，老两口经营着一个杂货店，卖些百姓常用的小百货。

这天，乌云密布，天空上的云挤在了一起，拧着疙瘩由西向东翻滚。路灯在黑夜中闪着灰暗的光，小镇的夜，愈加显得幽寂。老阮的小店一般在晚上8点打烊，此时还有稀稀拉拉的顾客光临。

“云行东，雨无踪，车马通。”刁老四右手夹着烟，把烟头在嘴巴上撵了撵，看了看满天的乌云说。老阮说：“那

是老黄历了，现在不信奉什么谚语了，天气预报说得准着呢。”老阮嘿嘿两声笑，露出些许的奸猾。

人们常光顾阮家小店，虽然多年照顾这家小店，却对老阮这对老夫妻有些看法。这老两口，贼能算计人，经济算盘拨拉的“噼里啪啦”响。从来没有什么商品打折或特价，即使快到期的商品。刁老四本来是到店里打酱油的，刚吃过晚饭，也不着急用，就势与老阮唠唠。

厚厚的云已经覆盖了小镇上空，黑压压的云层很低沉，能感受到云行的速度。一股湿漉漉的水汽掠过人的脸

颊。“这雨小不了，回家！没带雨伞，别淋雨了。”刁老四甩下两句话，快步往家赶去。

乌云还在打着滚地向东卷，突然“轰隆隆”一声闷响，豆大的雨点稀里哗啦地掉下来，砸在人的头顶颇有些撞击感。瞬间，暴雨如注，犹如天河裂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，水从天上“哗哗”地泼下来。树梢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匆忙地向老屋的屋檐下飞去。

瓢泼大雨，看不到雨线，如瀑布般倾泻。云汽在水中游动，阵阵凉意直袭人身。“好大的雨，多少年来都没有见过这么猛烈！”老阮嘟囔着说。老伴随之从

里屋出来看看雨势。

街上的水，如开闸的洪水，满街筒子灌，浑浊的水打着浪向东奔去。洪水已经漫到阮家小店的第一个台阶。

“快提沙袋，垛在第二个台阶上。”阮老婆坚定地指挥着老阮，她也随即提起一个沙袋放在二级台阶。

“麻利点，活死人一样，干自己活还偷奸耍滑！”阮老婆骂着自己的男人，她麻利地又提起第三个沙袋。

洪水已漫过第一个台阶。翻滚着向前奔涌。“败家娘们，对自己男人还凶巴巴的！”老阮翻着白眼，心里窝着一股火，反驳的话到嘴边

们遇见一群前来参观的中学生。讲解员指着墙上的地图，讲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故事。孩子们仰着脸，眼神清澈而专注。祠内陈列着左公的文物书籍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句“我之疆索，尺寸不可让人”的铿锵誓言。

离开兰州前，我们再次来到黄河边。夕阳下的“望河亭”沐浴金光，左公那副名联在霞光中格外醒目：“万山不隔中秋月；千年复见黄河清。”1872年秋，左宗棠第一次站在黄河边，吟出这副咏黄河的千古名联时，心中装的不仅是明月清辉，更有一个民族的风骨与气节。

有人说，“一个人激活了一座城。”这是一把钥匙，得以洞见左公的精神世界：晚年仍以“今亮”自称，那是向偶像“鞠躬尽瘁”的诸葛亮看齐的执着；抬棺西征、收复山河，那是秉持“疆索”“尺寸不可让人”信念的壮举；临终前还在念叨“台湾设省”，那是放眼百年、力保海疆完整的远见。其忠诚、其担当、其远见，共同铸就了这座不朽的丰碑。

兰州四日，我们追寻的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足迹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左宗棠这个名字，已经融入兰州的街巷、河流、柳枝，融入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。当出租车司机、导游、博物馆讲解员乃至路边老人都能娓娓道来左公故事时，我知道，真正的英雄永远不会，也不应该会被遗忘。

高铁启动时，我最后望了一眼兰州。黄河如带，左公柳如烟，这座古城默默守护着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：我心中的左宗棠——这位坐镇兰州十四载，经营西北、奠定边疆的陕甘总督、教科书上仅有寥寥数笔的人物，如今已然成为一个有温度、有情怀、有风骨的鲜活形象。

窗外，西北大地辽阔苍茫，左公柳的绿意正蔓延不息。是啊，精神的种子一旦播下，便会在时光中生根发芽，百年过后，依然枝繁叶茂。

又咽下。他知道，跟这娘们越叫板，她就越给你杠，死杠到底，从不败下风。突然，在洪水中漂浮过来上游邻居家盖房用的泡沫板，像小船一样游游荡荡而来。

阮老婆见状，来了精神，涉水到跟前急忙抄起泡沫板，放在台阶旁。接二连三又捡拾了四五块泡沫板。此时，邻居王闹打着雨伞过来买电池，看到阮老婆在水里捞泡沫板。问她：“捡这些东西干吗？这不是谁家盖房用的泡沫板吗？”

“反正我又没去她家抢，是大水冲过来的！”阮老婆还蛮有理。

“那你捡这些干吗？”王闹一脸困惑。

“盖鸡窝，让鸡下蛋。”王闹又一脸的鄙视。

“这娘们……”